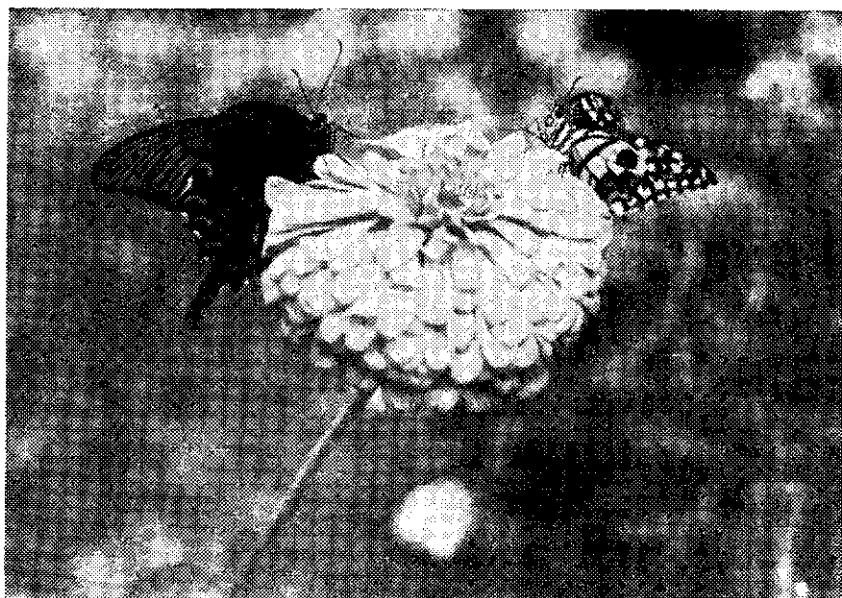


台灣的鮮花 開放在 波扎那的草原上

● 張會剛 ●



喜相逢

——張吉梅——

兩年以前，我們從台灣引進很多草花種子，栽培在南非波札那共和國的原上，出乎意外的成功。

首先要歸功於這裡的氣候溫和，日照充足，溫差較大，晴天又多。因此不但花色鮮艷，花形豐滿，而且花期特長經久不衰。病蟲害少，管理方便，採種的成果也很理想。

其次，是我們灌溉適時，栽種得法。五色繽紛爭妍鬥艷的花圃，維持了一個很長的時期，無意中形成了觀光上的一個特色。

遇到婚喪喜慶的場合，我們用鮮花紮成的花籃花圈，居然特別引人注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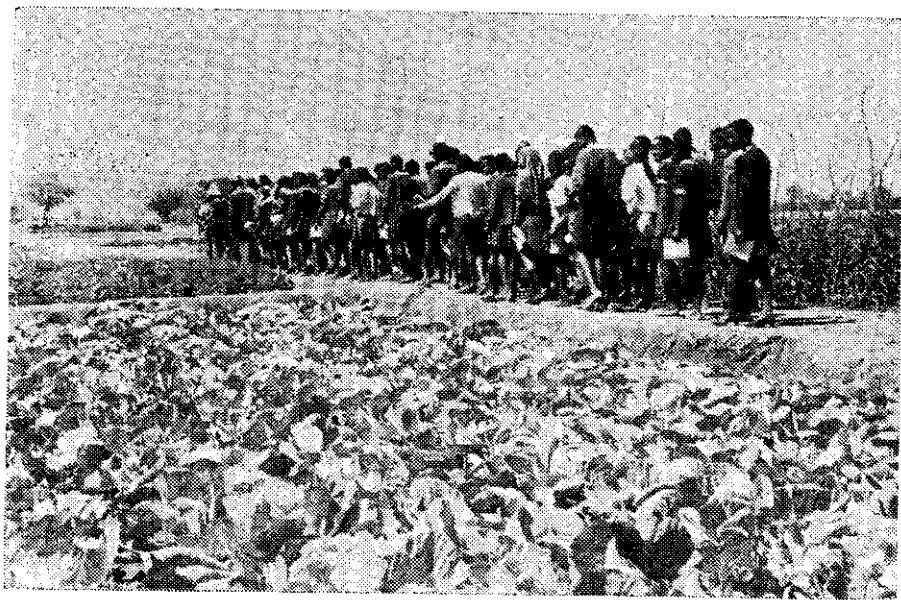
其實，我們種的那些花，在台灣看來，都是非常普遍的品種。但在沙漠邊緣的波國，有許多地方仍然覆蓋着一大片原始叢林，只要是人工培育出來的花卉，總特別的惹人憐愛。

許多菊科的花草：萬壽、天人、波斯、矢車、金盞、長命、百日、蛇目，還有翠菊和雛菊，一經開花，斷斷續續維持二至三個月是很平常的事。不管她花開花謝，有些種子落在地上，明春又再發出來了。多餘的花苗，還可以送作人情哩。

在這裡生長的千日紅，有紫紅、乳白和淡紅三種，花蕾如大的桑果那樣呈長筒形，分株都很茂盛，特別受人歡迎。

當地朋友把它整株一簇簇的挖去，作為庭前的裝飾。重瓣的鳳仙花，以白色和粉紅的居多，株高雖不滿一尺

，四周結的花蕾却很多。纖細輕逸的撒爾維亞，習慣在初夏盛開，隨風飄盪。記得在台灣，只要一夜風雨，明朝就面目全非。可是在這裡，亭亭玉立，風姿瀟灑，在夏日陣雨以後，分外顯得清鮮奪目，生意盎然。



波札那國學生參觀我國農耕隊示範農場（中非會）

。歷經好幾個星期，仍然是紅白相間，彩色分明。
嬌柔玲瓏的花菱草，輕薄誘惑的虞美人，同樣有薄如蟬翼，艷如粉蝶的花冠，又好似毫無保留的暴露着。可惜好景不常，花期苦短，真是紅顏薄命了。

滿天星、水飛雁、山桃草、六倍利、山形草、高雪輪：都是花色清淡，簡樸無華。滲雜在濃艷絢爛的花叢裡，特別顯得淡雅高潔。這和火辣辣的絨雞冠，恰巧形成了強烈的對比。

如果在一個圓形的花壇上，中心以紅黃相間的絨雞冠為主，四圍綴以滿天星，該是很好的設計吧。

一串串花容美好，重瓣突眼的金魚草，常在晚秋盛開。我在台灣很少見到，高達二尺半的植株，花蕾又是那麼密密重重的。

花色有鮮黃、桃紅、乳白和粉紅多種，花期又特別長久，好像只有在波札那這種乾燥晴朗的環境裡，才能充分發揮她的優美特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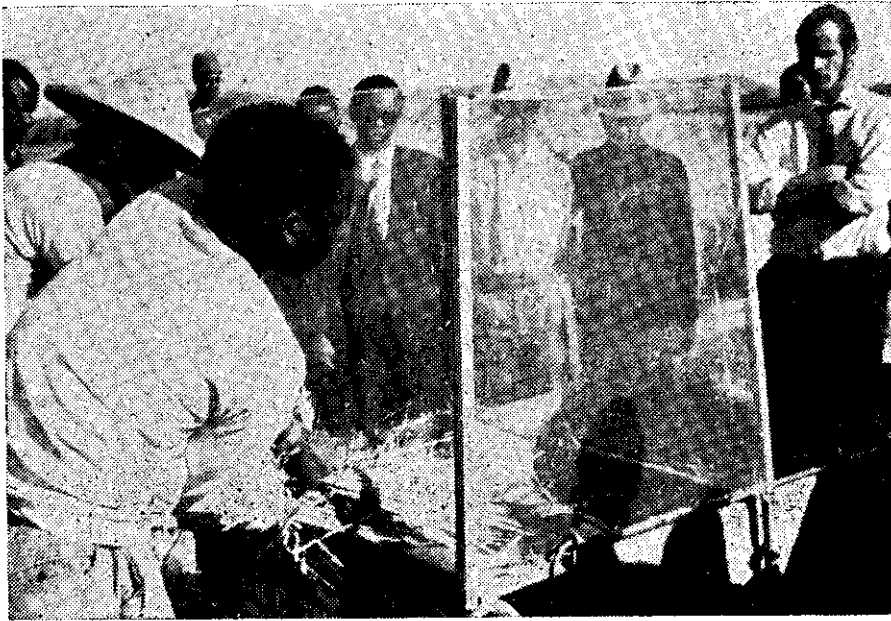
麥桿菊和烟草花，很像是健美的一對姐妹，直往上長，沒有一點嬌柔做作的氣質。她們是粗中有細，最能適應乾旱長日照的氣候。

不怕乾燥的松葉牡丹，很容易扦插成活，花色繁多，花朵很大，直徑約有三・五公分。在粉紅、醬紫、玫瑰紅、深

紅等花色以外，筆者最喜愛的是鵝黃色。

美女櫻，最好鋪張場面，花形平坦，花色開朗而且細緻，遠看近瞧都相宜。無論是在花園或彩色照片裡，都特別引人注目。

我駐波農耕隊指導小麥脫粒作業示範(中非會)



此外有：老少年、柳穿魚、香豌豆、羽扇豆、三色堇、向日葵、海角牛古耳、康乃馨、紅黃草、月見草、福祿考、石竹、蜂室花、飛燕草、紫羅蘭、矮牽牛、牽牛花……也都種過，生長情形都很正常。經

驗告訴我們，在台灣常見的一般草花，在此地都能栽培和採種。

台灣著名的蘭花，我們沒有種過，相信在波蘭南部也種不好。因為這裡雨量稀少，溼度太低，長年是太陽。即使搭了遮蔭棚恐怕也不行。

球根花卉中，只有唐菖蒲、美人蕉、石蒜和大麗菊幾種較為普遍。晚香玉在這裡也長不好，水仙、蒼蘭和香花植物更不談了。

每年都以九、十月間，波札那淡藍色的鳳凰木盛開時，農耕隊員們認為那是插秧的最好季節。因為從那時起，氣候穩定，夜溫不再會低到影響稻苗生長的程度了。

另一種木本花是九重葛，有深紅、紫紅、淡紅和橙黃四種，發育極為良好，普遍用作白磚牆上最好的點綴。

此外，扶桑、木槿、綉球、鐵刀木、羊蹄甲、聖誕紅、塔柏等，在少數高級住宅中都有栽培。
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玫瑰，因為受英國人嗜好的影響，同時，鄰近的南非園藝也很發達，所以每個家庭裡都有幾株玫瑰。四季斷續開放，花色很多。

南非出版的一本苗圃目錄上，便有一百二十多品種，真是美不勝收。

我國駐波農耕隊，最近在庭前的圓環

裡，自南非引進玫瑰花苗四十個品種，共一百二十株，可算是一個小型的玫瑰中心了。

另外，在農隊示範區的池塘邊上種了垂柳二十多株，柳絲成蔭，也就成了一景。

我們在此懷念的是台灣那麼普遍的杜鵑花和變葉木，筆者還未見到過。倒是有二十種以上奇形怪狀的仙人掌，很值得欣賞，可算是非洲沙漠邊緣的特色了。

波札那全境內，還沒有一家鮮花店(從前有過一家，早已關門)，更談不上花市了。像台灣那樣推着腳踏車的街頭花販，這裡是看不到的。

波札那的社會在進步之中，人們的精神享受，也必然會隨著教育的普遍，生活的改善，而漸漸的提高。

這裡有一個聰明的英國人，最近辭去了公職，在我國農耕隊駐地附近，開闢了一個小規模的花圃，約有五分地。他雇用了十八個工人，以栽培康乃馨和菊花切花為主，長遠的投資，可算是波蘭花卉事業的拓荒者了。

